

冲绳人权运动的历史根源及斗争方式

项 杰 孙家坤

(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4;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 北京 100007)

【摘要】冲绳居民承受着美军基地过度集中、环境污染、美军士兵治外法权以及大和民族对琉球民族种族歧视等多重问题。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复杂多变背景下,冲绳居民长期面临日美同盟框架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压力以及潜在战争风险,不得不持续探索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近期,随着日美两国在琉球群岛方向军事化部署的加速,冲绳人权问题日益突出。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冲绳人权问题的根源、当前状况及其核心特征,并分析以全冲绳会议、冲绳和平运动中心、冲绳媒体、冲绳一坪反战地主会、琉球原住民会以及冲绳青年与妇女团体等为代表的人权运动组织,在维护冲绳人权方面所采取的非暴力抗争、法律博弈、国际话语建构等复合策略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琉球 冲绳 美军基地 人权运动 反基地运动

冲绳人,亦被称为琉球人。历史上琉球曾是独立王国,自13世纪以来一直作为东亚各国海上贸易枢纽而独立存在,被称为古代中华朝贡体系下的“万国津梁”。直到1879年被日本吞并设置冲绳县,在日本殖民统治和同化政策下,琉球人被迫改变了原有的文化、语言和政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冲绳战役后被美国占领,因美国军事基地的建设而失去土地所有权。1972年,美日两国正式移交琉球群岛的“施政权”,琉球再一次成为日美交易的牺牲品,被迫持续承载军事基地,延续其自1945年以来的“战后”状态。

琉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先后受到中国、日本和美国等国家的影响。正是因为其典型性和独特性,因而成为国际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冲绳人权运动的历史根源及斗争方式,可从殖民历史、军事地缘政治、

文化认同危机等多维度进行学术层面的归纳。约翰逊·查默斯(Chalmers Johnson)的《冲绳:冷战岛》^①认为冷战格局的形成影响了二战后美国对琉球政策,美苏冷战导致美国不得不在琉球群岛建设大规模军事基地。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的《愤懑的群岛:冲绳人对日美统治的回应》^②对日本和美国在琉球的统治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提出了冲绳人对日本和美国的不满情绪。尼古拉斯·萨兰塔克斯(Nicholas Sarantakes)的《基石:美国占领下的冲绳和美日关系》^③认为冲绳岛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基石,冲绳岛位于西太平洋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美军基地无法搬迁至冲绳县外。此外,马修·艾伦(Matthew Allen)于2002年出版了《冲绳人的自我认同和反抗》,^④大卫·奥伯米勒(David Obermiller)于2006年

[作者简介] 项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孙家坤,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暨东海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战后日本历史进程与国际影响力研究”(项目批准号:22VLS014)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东亚历史演进中的琉球族群认同研究”(项目批准号:24CGJ062)的阶段性成果。

① Chalmers Johnson, *Okinawa: Cold War Island* (San Francisco: Jap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1999).

② Laura Elizabeth Hein and Mark Selden, *Islands of Discontent: Okinawan Responses to Japanese and American Power*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③ Nicholas Evan Sarantakes, *Keystone: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Okinawa and U.S.-Japanese Relations*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④ Matthew Allen, *Identity and Resistance in Okinaw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2).

出版了《美国对冲绳的军事占领：政治化和身份认同1945—1955》，^①两位学者均提及美军基地的重压是导致冲绳人权运动兴起的根本所在。

与此同时，日本学界在长期的实践与批判中，形成了对冲绳人权问题的深刻反思与学理总结。新崎盛晖在《冲绳现代史》中系统梳理了冲绳从琉球王国灭亡到施政权移交日本的历史进程，提出冲绳问题的根源并非单一的美国军事统治，而是美日合谋下的“双重殖民”结构。^② 新崎认为，冲绳问题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美国军事控制与日本内部殖民双重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文化同化、经济剥削以及结构性歧视等手段被广泛运用，导致冲绳地区沦为日本的“内部殖民地”。这种双重殖民结构对冲绳地区的政治格局、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身份认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崎盛晖书写的冲绳战后史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是美国对于冲绳的政策、日本对于冲绳的政策、日本本土国民对于冲绳的看法以及冲绳人民的斗争。^③ 由此可见，冲绳人权运动是贯穿冲绳战后历史的重要事件。此外，大江健三郎在《冲绳札记》中批判性地指出，冲绳问题不仅仅是地方性的基地矛盾，更是战后日本国家权力结构与民主政治内在缺陷的折射，其人权困境与国家政治文化密切相关。^④ 除了宏观政治结构和认同问题的研究外，日本学者桐山节子从微观社会结构与性别维度扩展了冲绳人权运动的研究视野。她在《战后冲绳的军用地费的分配和女性居民运动》及《战后冲绳的基地和女性》等文中，通过实证考察冲绳战后军用地制度与女性居民运动，揭示了基地经济体系下，冲绳社会内部的性别不平等与地方社会结构性压迫。^⑤ 桐山节子大量采用地方档案资料、基层法庭判决书与原告访谈记录等未被广泛引用的原始资料，为理解冲绳人权运动的社区层面结构性困境提供了宝贵的实证依据，弥补了以往研究过度聚焦国家权力与宏观问题的局限。

相较而言，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起步较晚，

但近年来逐渐形成了以东亚冷战格局、国际政治结构与冲绳社会抗争为核心的研究视角。孙歌在其研究中讨论道，冲绳社会长期被迫“在临界状态中生活”，其“临界性”并非单一压力的产物，而是多重力量交错作用下对中心权力的去势化经验与生活感知的集合。^⑥ 由此，冲绳问题不仅关涉主权与认同的争执，更触及以和平为最高价值的政治责任与非暴力实践；它同时揭示战后体制下冲绳被当作“转嫁危机”的筹码、作为牺牲之地的结构性处境。进一步，正如孙歌所言，冲绳问题所呈现的并非孤立的地方矛盾，而是东亚国际秩序重构过程中权力逻辑的缩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参考冲绳民众斗争的经验，学习冲绳民众在搁置关于主权和认同诉求的同时所表现的独立意志”。^⑦ 此外，部分中国学者对冲绳人权问题进行了历史溯源与现状分析，关注日美安保体制下冲绳地方社会在反基地斗争中的主体性实践，尝试将冲绳人权问题置于东亚人权保障与区域治理的学术框架中加以讨论。

鉴于日本与美国在日本西南方向的军事化步伐的加快，冲绳作为关键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愈发显著，但其人权问题亦随之更为尖锐地呈现于公众面前。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大和民族对琉球族群长期存在的历史性歧视问题严重制约了冲绳社会的全面发展。此类歧视不仅体现于表面，更深刻地植根于就业机会、教育资源分配、社会认可度等诸多领域。深入剖析冲绳人权问题的历史渊源、当前所处的复杂社会环境及其核心表征，以揭示冲绳人在追求自主、和平与尊严的历程中所面临的多重挑战。

一、冲绳人权运动的兴起动因

从统计数据来看，战后初期冲绳的人权状况呈现出高度暴力化与结构性不安全的特点。^⑧ 1945至1948年期间，因美驻军事故而产生的死亡人数维持在

^① David John Obermiller, *The U. S. Military Occupation of Okinawa: Politicizing and Contesting Identity, 1945–1955* (PhD diss., University of Iowa, 2006).

^{②③} 新崎盛晖著，胡冬竹译：《冲绳现代史》，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78、9页。

^④ 大江健三郎著，陈言译：《冲绳札记》，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3页。

^⑤ 桐山节子：《戦後沖縄の軍用地料の配分と女性住民運動》，《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戦後沖縄の基地と女性》，《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⑥⑦} 孙歌：《从那霸到上海：在临界状态中生活》，北京：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第46、158页。

^⑧ 萩野芳夫：《沖縄における人権の抑圧と発展》，东京：成文堂，1973年，第39页。

异常高位,尤其是1947年与1948年,死亡人数分别达到141人与137人,反映出美国军事占领初期治理体系的极度混乱与对当地居民生命安全的忽视。在事故类型上,车祸、枪击、性侵致死等个案虽数量不及军事误爆,但其性质显示出美军对冲绳居民人权的系统性侵犯。而1947年伊江岛炮击事件导致106人死亡,更揭示出冲绳民众在军事占领体制下被置于军事风险前线的事实。^①这一系列死亡事件,并非单一偶发,而是军事占领结构性暴力的直接体现,亦为冲绳社会在后续反基地运动中形成“被压迫者”自我认知提供了经验基础。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死亡人数逐步减少,显示出美国对琉球群岛的占领体制进入有序化阶段。然而,暴力结构并未根除,其潜在的人权侵害风险依然长期存在。

在当代,冲绳地区所面临的挑战不仅包括美国军事基地过度集中引发的土地占用、噪声污染、安全风险等直接问题,还深受军事活动导致的环境退化等问题的困扰。这些微观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与冲绳、日本与冲绳之间的紧张关系,形成了所谓的“双重压迫”。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军士兵所享有的“治外法权”削弱了冲绳地方司法体系的完整性,导致当地居民在遭受美军犯罪侵害时难以获得公正的法律裁决,从而加剧了社会的不满情绪;从日本的角度来看,琉球被日本吞并的历史记忆对冲绳人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诉求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政治层面,日本政府在处理冲绳问题时忽视民众诉求,导致了结构性的歧视现象。在社会层面,冲绳民众面临诸多挑战,其中经济发展滞后尤为突出。

(一) 驻扎美军基地过度密集

由于军事基地的存在,冲绳县的人口稠密度在1960年时就已达到每平方公里334人,接近同一时期世界最高人口密度的荷兰432人。^②这一情况导致冲绳社会的生活空间被极度压缩,许多民众被迫居住在军事基地周边的狭小区域,无法自由迁移或选择居住地,这实际上构成了对居住自由的严重限制。此外,1960年6月,伊江岛的美军基地内,约有320名居民

被强行驱逐,理由是军队通信活动受到干扰。^③美军方面以军事运作的便利为由,将当地居民迁出基地区域,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与居住权。这一事件表明,军事基地的存在与运作,已对冲绳居民的基本人权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今天,冲绳县仅占日本领土总面积的大约0.6%,却承担了日本全国范围内约70%的美国驻军基地负担。^④现今,位于冲绳的美国军事基地已演变成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基地。美国在此部署了海、陆、空及海军陆战队四大军种,总计超过2万名士兵驻守,构成了美国海外基地中极为罕见的全军种集结。该军事布局引发了众多环境和社会问题,如石油泄漏导致的环境污染、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声污染,以及美军直升机和战斗机的坠毁事故等。这些问题严重干扰了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并对其生命安全构成威胁。此外,美军基地的过度集中使得冲绳民众长期处于战争潜在风险的忧虑之中。

(二) 环境污染问题

自冲绳地区被强制纳入日本版图以来,其空间与资源始终被作为国家战略利益的延伸加以利用。尤其在1972年后,美军基地的大规模持续驻扎,实质上并未带来“人权的回归”,反而延续并加剧了对冲绳民众基本环境权的结构性压迫。从回归前潜水员频繁申诉的身体异状(被怀疑源于美军基地“钴-60”的泄露)^⑤到今日居民持续面临的高分贝噪声污染与有毒废弃物排放,冲绳民众对“安全、清洁、健康及可持续环境”的基本权利,长期处于被剥夺与边缘化的状态。大江健三郎在记录冲绳生态与战后现实时曾写道:“站在荒野般的现场,我感受最为强烈的,就是在巨大无边的美军基地,从那里排出的垃圾堆得一望无际。”^⑥此类文字不仅具象再现了基地污染的景观现实,也揭示了冲绳在日本国家主权与美日安保体制交错下的生态牺牲角色。

进入21世纪,普天间机场与嘉手纳空军基地周边的噪声污染问题依旧严重,常年超过日本《基本环境法》所设定的容忍上限。在某些情况下,军机起降所产生的瞬间噪声高达120分贝,已被冲绳县政府认

^{①②③} 萩野芳夫:《冲绳における人権の抑圧と発展》,第41、81、82页。

^④ 沖縄県政府:《沖縄の米軍及び自衛隊基地 統計資料集》,2024年1月11日,<https://www.pref.okinawa.jp/heiwakichi/kichi/1017273/1017274/1025057/1017275.html>,2024-05-15。

^{⑤⑥} 大江健三郎著,陈言译:《冲绳札记》,第38、127页。

定为导致听力损伤、睡眠障碍及婴儿低出生体重的显著健康风险。^① 尽管日本司法系统已确认噪声对健康的实质损害并要求政府支付赔偿,但军事飞行活动并未因此减少,反映出法律裁决在国家安全机制前的无力。此外,美军基地的工业废弃物,尤其是含钴等高毒性物质的排放,严重污染冲绳的土壤与地下水,构成对环境与公共健康的双重威胁。^② 然而,日本中央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应对策略,往往倾向于信息遮蔽与风险淡化,不仅未开展系统性的健康风险评估,也未提供有效的环境修复方案。当前,边野古新基地的设计计划更是将这一环境正义问题推向新高。位于冲绳岛北部的大浦湾作为生态敏感区,拥有极高的生物多样性与珊瑚礁系统,其自然价值早已获得国际认定。然而,政府推动的填海造陆项目忽视了生态承载力和当地居民的反对意见,实际上造成了对冲绳民众“环境权”和“健康权”的双重侵犯。

冲绳作为美日安保体制下的牺牲之地,其环境与健康问题并非单一事件的偶发结果,而是国家权力与军事逻辑长期嵌入地方社会所导致的结构性后果。理解冲绳的生态困境,需要回到历史的脉络中,正视基地的殖民性延续,以及其对民众生活世界的持续压迫。

(三) 美军“治外法权”问题

在美军基地所在地性侵等恶性事件频发,特别是在冲绳地区,此类事件尤为严重。女性遭受美军士兵强暴、杀害的事件屡见不鲜,受害者年龄跨度极大,从年幼女童至 70 岁妇女均未能幸免。1955 年,在美军占领下的嘉手纳村美军通讯基地附近,一名年仅 6 岁的幼女由美子遭到强奸后被杀害。六天之后,又有美军士兵闯入冲绳民居,强行对一名小学二年级女生实施强奸。尽管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冲绳美军士兵所犯强奸、残杀等性暴力犯罪数量有所下降,但此类事件依然时有发生。据统计,自 1972 年至 2020 年,冲绳美军基地共记录犯罪事件 6029 起,美军机事故

811 次。^③

在涉及美军人员的刑事案件中,日本司法机关往往因《日美地位协定》的限制而难以顺利行使管辖权,导致许多案件最终以美军内部处理或不了了之的方式收场。涉事美国士兵无法受到日本法律的制裁,这进一步激起了冲绳民众的强烈愤慨,并引发了全冲绳范围内的反美、反基地运动。此外,美军军机事故频发,对周边居民区构成严重威胁。1959 年 6 月 30 日,一架美国军机在石川市宫森小学校园内坠毁,造成 17 人死亡(其中 11 人为儿童),210 人重伤(其中 156 人为儿童)的惨剧,同时导致学校附近约 30 户民房被烧毁,该事件被称为二战后冲绳教育史上最大的悲剧。^④ 除了这些外部的暴力,战后冲绳基地附近的女性群体面临着更深层的社会结构性困境。女性从业者在基地经济中扮演着支撑底层劳动的角色,且随着经济波动,女性从业者的流动性较大。以桐山节子对金武町的分析为例,金武町的基地女性工作者与其他居民的交流较少且缺乏改善劳动条件的发言权,这使得女性在劳动市场中的不公平地位得以持续,并且重叠的性别歧视问题被掩盖。美军性暴力的存在不仅仅是个别暴力事件的结果,而是与社会对女性的结构性压迫密切相关。美军基地周边建立性产业的行为实际上是社会对性暴力的制度性回应,这种回应进一步强化了女性间的分裂,使得“性暴力的受害者”与“应被保护的女性”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从而固化了性别差异。^⑤

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军在冲绳的疫情应对中无视日本严格的检疫规定,加剧了当地公共卫生危机的严峻性,并直接导致冲绳县成为日本疫情的重灾区。2021 年 12 月中旬,一支未经日本检疫程序的美军部队直接入境,随后在汉森海军陆战队基地内爆发大规模感染。冲绳县政府请求对美军感染病例进行基因组分析以确认毒株类型,却遭到以保护个人信息为由的拒绝,这一回应进一步暴露了美军在疫情防控合作

^① 冲绳県政府:《米軍基地の現状と日米地位協定》,<https://www.pref.okinawa.jp/site/chijiko/kichitai/tyosa/documents/p12.pdf>。

^② 野原萌、稻垣絹代:《名桜大学 環太平洋地域文化研究、調査・実践報告、沖縄県における米軍基地公害と健康被害についての文献検討》No1:93-99,2020 年。

^③ 《沖縄が抱える課題を共有「恒久平和の実現」へ取り組み強化》,2022 年,https://www.ntt-union.or.jp/chuo/topics/okinawa_peace50_history/west_003_01.html。

^④ 官城鷹夫:《わすれまい変転沖縄その戦後》,东京:近代文艺社,2010 年,第 35 頁。

^⑤ 桐山节子:《戦後沖縄の軍用地料の配分と女性住民運動》,《社会科学》2014 年第 3 期。

上的消极态度。自新冠疫情暴发至 2022 年 2 月,冲绳县累计发现 8 万余起病例,^①当地医院已接近满负荷状态。冲绳疫情的暴发与迅速扩散,其根源在于驻冲绳美军基地的防疫漏洞与特权问题。根据《日美地位协定》第九条规定,在日美军军人及其家属可以随时进入日本;而根据 1996 年日美合同委员会通过的《美军检疫手续适用方法》规定,从海外直接进入驻日美军基地的美军及其家属则无需接受日本海关的检疫手续。^②这种基于特殊协定的治外法权,使得驻冲绳美军在疫情防控等公共事务中拥有超越地方政府管辖的特权,严重影响了当地疫情防控的统一性和有效性。这种司法不公现象极大地伤害了冲绳民众的感情,进一步激化了当地对美军基地存在的不满情绪,成为冲绳人权运动持续发酵的重要推动因素。

(四) 群体歧视问题

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内部对于冲绳人的歧视性对待根深蒂固,形成了显著的隔阂与种族情绪鸿沟。冲绳人和日本人的意识形态不同,本土的日本人由于对冲绳人没有足够的认知,往往会歧视冲绳人,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刺激着日本和冲绳。^③自日本吞并琉球国以来,日本就将其视为可牺牲的“棋子”和防卫本土的“盾牌”。1886 年 3 月,日本内务大臣山县有朋视察冲绳县后提出带有军事色彩的“帝国南门论”。山县有朋认为,冲绳县是日本帝国的南门,应作为军事据点以抵御东洋敌国的海上威胁,因此,应培养冲绳县民众对日本的忠心,使其甘愿承担本土的防卫任务。美日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还在冲绳战役中呼吁当地民众不要接受美军劝降,要以集体自杀方式进行抵抗。

即使在现代社会,日本本土对冲绳的歧视态度并未见明显缓解,反而因普天间基地迁移计划的推进而再度激化。2022 年 2 月 1 日,在名护市举行的一场抗议活动中,一名示威者采取非暴力抗议手段(例如用

左手轻触警察的右臂以示不满)竟被控违反《刑事案件特别措施法》或“妨碍警察执行公务”并遭到逮捕。^④此类逮捕事件因缺乏透明度和公正性,进一步暴露了日本警方在处理冲绳抗议活动时的过度执法与种族歧视倾向。日本警察对冲绳和平人权运动的暴力镇压,以及长期以来对冲绳人的歧视性对待,不仅严重侵犯了冲绳民众的基本权利,也加剧了日本社会内部的分裂与对立。冲绳的抗争印证了“内部殖民”的批判理论,日本通过文化同化、经济剥削和政治边缘化,将冲绳塑造为“内部的他者”。这种被歧视和被牺牲的命运贯穿冲绳现代史,形成其抗争的核心叙事。

二、冲绳人权运动主要团体及斗争方式

在“回归”前,冲绳民众面对美军军事统治与宪政权利的缺失,逐步发展出以罢工、示威、教育与法律手段为支点的人权抗争体系。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冲绳社会的抗议运动在祖国复归协议会与“全军劳”^⑤等组织的推动下迅速扩大,不仅实现了实质性罢工突破美国第 116 号令限制,还广泛动员了知识分子、教师、学生与基层民众,形成跨阶层的社会联盟。^⑥与此同时,岛内出现了以“运送宪法”“反军事教育”与“反征地”为核心的象征性行动,民众试图将日本宪法中的人权理念带入宪政缺席的冲绳,以非暴力方式争取自治权与基本权利。^⑦这些实践积累了深厚的社会动员经验与抵抗传统,也推动琉球政府内部通过法院对人权议题的初步制度化处理。正是这种制度外的抗争文化与制度内的法律尝试,共同构筑了战后冲绳面对中央政府压制时持续行动的政治基础与精神资源。冲绳民众长期坚持以非暴力手段对抗国家机器。迄今为止,冲绳县政府就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至边野古问题与日本中央政府展开了 13 起诉讼,其中已有 7

① 《沖縄県の新型コロナデータ》,2022 年 2 月 2 日,<https://www3.nhk.or.jp/news/special/coronavirus/data/pref/okinawa.html>。

② 日本外务省:《米軍の構成員、軍属、家族の出入国》,1996 年,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usa/sfa/kyoutei/pdfs/09_01a.pdf。

③⑦ 大江健三郎著,陈言译:《冲绳札记》,第 138~154、9、136 页。

④ 《基地移設への抗議活動中 警察官の腕殴ったか 容疑者逮捕》,2022 年 2 月 1 日,<https://www3.nhk.or.jp/news/okinawa/20230201/5090021811.html>。

⑤ “全军劳”即全冲绳军事基地劳工联合会,1969 年发动三次大规模罢工。第一次罢工为期 48 小时,成功突破美军 116 号令中对劳工罢工的禁令,被视为冲绳战后劳工运动的标志性胜利;第二次罢工持续五天,虽未取得实质成果,但暴露了美军与日本政府镇压劳工运动的姿态;第三次罢工因政治压力与日美协调,最终决定取消,象征冲绳劳工运动的转折与受限。

⑥ 萩野芳夫:《沖縄における人権の抑圧と発展》,第 88 页。

起败诉,^①4 起以和解或撤诉告终。^②围绕基地问题、日本对琉球人身份的歧视及自治权压制,冲绳人权运动延续并扩大了战前战后的抗争脉络,在县政府、社会舆论与市民团体之间构成广泛且持久的斗争阵线。

(一) 政治中坚:全冲绳会议

2015年12月14日“全冲绳会议”(不建设边野古新基地的全冲绳会议)成立,是冲绳地区反对美军基地扩张与不合理布局运动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该组织由稻岭进(时任名护市长)、高里铃代(知名市民活动家)及吴屋守将(金秀集团会长,后于2018年卸任共同代表职务)共同发起并担任联合代表,其背后积聚了市民团体、多元政党、工会组织、经济界力量及广泛民间支持的深厚基础。这一跨领域的联合不仅体现了冲绳社会对美军基地问题的高度共识,也彰显了地方社会在维护自身权益上的坚定决心。

全冲绳会议的核心宗旨在于揭露并抗争美军基地对冲绳自然生态与居民生活的严重侵害。鉴于日本全国范围内高达70%左右的美军基地集中于冲绳,这一不均衡的布局不仅破坏了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还严重侵害了冲绳民众的基本人权与经济发展自主权。该组织强调,冲绳的经济繁荣不应也不需依附于美军基地,而美军基地的持续扩张则是对冲绳主权与尊严的公然挑战。

在政治影响力方面,全冲绳会议凭借其在地方政府中的深厚根基与广泛人脉,成功构建了制约自民党在冲绳政治势力扩张的有效屏障。在成立后的多场选举中,该组织成员纷纷担任要职,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地方政治中的话语权。在国会、县议会及地方政府层面,该组织通过精心策划的游说、抗议活动及法律诉讼,有效延缓或阻碍了多项不利于冲绳的基地扩建计划,为中央政府推行基地政策设置了重重障碍。在策略运用上,全冲绳会议展现出了灵活性,不仅擅长运用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进行广泛宣传,还通过组织集会、演讲、展览等多种形式,将反对声音传递给更广泛的公众群体。同时,该组织还积极收集并展示来自社会各界的反美军基地应援信息,包括知名作家、外

交家、教育家等社会名流的声援,极大地增强了其运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全冲绳会议于2020年12月18日举办“保护美丽的海洋,支持玉成知事”县民集会。2020年8月26日全冲绳会议向社会募集反美军基地应援短文,收集到日本各知名人士反美军基地的应援短文并向公众展示,其中日本作家菅原文子,日本外交家孙崎享,以及教育界知名人士远藤织太郎和田村武夫都为全冲绳会议递交了应援信息。^③

全冲绳会议在斗争中融入了环保与人道主义元素,通过揭示美军基地建设对海洋生态及历史遗迹的破坏,成功唤起了冲绳民众对家园保护的深切共鸣。特别是“县民投票”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示了冲绳人民对基地扩建的强烈反对意愿,也为全球范围内的环保抗争树立了典范。2019年2月,冲绳大街小巷都挂满了“县民投票”相关的宣传语,试图以全民投票询问“是否赞成填埋土沙”的方式以反对新基地建设,这次投票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共60余万民众参与。甚至街头配送货物的外卖人员都插着反对的旗帜,为投票动员做宣传。2020年2月24日得出结果,反对的占72.2%,赞成的占19%,^④尽管是压倒性的结果,但工程仍在继续。2020年11月20日,玉成知事参与了全冲绳会议街头活动并发表了演讲,核心议题为反对边野古基地的建设,以及保护珊瑚礁的重要性。活动期间,组织者积极收集了美军基地建设区域内的珍稀海洋生物资料,并计划定期在名护市博物馆举办展览会、演讲会,并出版相关海洋生物的写真集,以展示美军基地对环境的破坏。

此外,该组织亦致力于历史记忆的重构与唤醒,以此加深冲绳民众对过往悲惨历史的认知与抗争意识,进而巩固其反对美军基地扩建的坚定立场与信念。2021年3月6日,全冲绳会议正式向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菅义伟及防卫大臣岸信夫提交抗议声明,明确指出:“对于违背民众意愿而在边野古、大浦湾进行的新基地建设所需的填埋作业,我们坚决不予接受;此举不仅是对民众意愿的漠视,而且从县内大量采砂,将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在基

^① 《辺野古新基地建設の敗訴確定 最高裁、上告受理せず》,《沖縄タイムス》,2024年3月1日,<https://www.okinawatimes.co.jp/articles/-/1317291>。

^② オール沖縄:《オール沖縄会議 公式ウェブサイト》,<https://all-okinawa.jp>。

^③ 《沖縄県民投票》,《朝日新聞》,2019年2月24日,<https://www.asahi.com/topics/word/%E6%9D%90%E7%9C%85%E7%9F%A3%E6%8B%8D.html>。

地建设过程中,使用含有战死者遗骨的砂土,此举在人道主义层面是绝对不容许的。因此,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与呼吁。”值得注意的是,边野古新基地建设所使用的部分土和泥沙来源于糸满市与八重瀬町,这两地曾是冲绳战役的战场,埋藏着大量战死者遗骸,因此该行为无疑被认为是对战死者的极大亵渎。抗议者坚决要求冲绳防卫局中止南部的砂土开采计划,并在县民广场举行了绝食罢工以示抗议。冲绳人权运动将战争记忆转化为维权资本,建立“战死者遗骸”等记忆场所,形成持续动员载体。

(二) 舆论阵地:《琉球新报》和《冲绳时报》

在冲绳这一具有独特地理与文化背景的地区,当地舆论环境展现了显著的地域特征和深刻的历史印记,冲绳民众长期通过媒体揭露美军的暴行。《琉球新报》的历史可追溯至1945年7月25日,其前身《古琉球新报》作为美军占领时期的产物,在石川市创刊,初期作为美军宣传工具免费发行,内容大量聚焦于美军新闻与政策,首任社长岛清及其教师背景的团队成员共同开启了这份报纸的历程。随着战后日本社会的重建与美日关系的演变,该报于1947年转为民间经营,1951年正式更名为《琉球新报》,^①标志着其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增强。如今,《琉球新报》拥有289名员工,下设多部门,以其丰富的报道内容与深刻的社论分析,成为冲绳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重要舆论阵地。其股东结构的多元化,包括职工持股、地方企业、电视台及保险公司等,进一步彰显了其在地方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与之并立的《冲绳时报》,则是在冲绳战役的硝烟中孕育而生。1948年,在其前身《冲绳新报》的基础上《冲绳时报》正式创刊,秉持反美军基地、和平主义及非武装中立的立场,成为冲绳反基地运动的重要发声平台。通过遍布全日本的分支机构网络,积极传播冲绳的声音,推动国内外对美军基地问题的关注与反思。

冲绳人权运动不仅诉求如基地迁移的具体权益,更通过重塑“琉球主体性”挑战日美霸权叙事。在舆论战场上,两大主流报纸《琉球新报》与《冲绳时报》不仅扮演了信息传播者的角色,更成为激发民众情

绪、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它们以反对美军基地为核心议题,巧妙利用舆论工具,引导民众形成强烈的反基地情绪,同时积极抨击日本右翼势力,捍卫地方权益与民族自尊。2012年末,针对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的持续发酵,《琉球新报》直接向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发出“闭嘴就好”的社论,以尖锐的言辞批判其在基地问题上的不当言论。《冲绳时报》通过一系列深度报道与社论,同样传达了对中央政府及右翼势力干涉地方事务的不满与抵制。当冲绳县前知事仲井真弘多批准普天间基地搬迁至边野古的填海造地计划后,《琉球新报》迅速反应,发表《违背民意的历史污点,应立即递交辞呈》的社论,言辞激烈地要求仲井真知事对民意负责,并考虑辞职以谢天下。^②此外,《冲绳时报》还通过旗下刊物《新冲绳文学》将琉球独立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如《走向琉球共和国的桥梁》等,这些作品不仅为琉球独立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撑,也激发了民众对自治、独立的渴望与追求。

在地方选举中,两大报纸更是充分发挥了舆论影响力,为反基地候选人积极造势。特别是在翁长雄志担任那霸市长期间,由于他坚定反对美军基地的县内搬迁,两大报纸便联手将其塑造为“保守派中的反基地斗士”与“良知派”的代表,通过正面宣传与引导,有效提升了翁长在民众中的支持度,为其后续竞选冲绳县知事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三) 利益团体:一坪反战地主会

1945年4月,冲绳地区被美国军事占领,其间美军采取了强硬手段接管私人土地,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背景下,冲绳的经济体系与美军基地形成了紧密的依赖关系,尤其是在服务业和土地租赁方面。这种依赖关系呈现为:一方面,基地的存在加剧了对冲绳社会的压迫;另一方面,经济功能又成为冲绳人民进行抗争的工具。面对日美同盟结构下的压迫,冲绳地区的人权运动表现出了高度的策略性,发起了反军事用地政策的斗争。其中,“一坪反战地主会”由那些坚决拒绝与美军签订土地租赁契约的地主组成,因此被称作“反

^① 大田昌秀:《沖縄の挑戦》,东京:恒文社,1990年,第278页。

^② 《知事埋め立て承認 即刻辞職し信を問え 民意に背く歴史の汚点》,《琉球新報》,2013年12月28日,<https://ryukyushimpo.jp/editorial/preentry-217223.html>,2024-05-15。

战地主”。自 1972 年冲绳行政权回归日本以来,尽管日本政府试图通过立法和经济手段来缓解美军与反战地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地主们仍然坚定地拒绝与国家签订租赁合同,利用军用地租和基地就业等经济联系作为谈判的筹码。

“一坪反战地主会”于 1971 年 12 月正式宣告成立,初期即汇聚了约 3000 名会员,影响力迅速跨越关东、关西及冲绳三大区域。至 2010 年,会员数量虽略有波动,但仍维持在约 3000 人的规模。^① 运动将反战诉求与土地权利结合,构建“反战地主”身份,利用土地登记这一文化符号增强合法性。该会成员广泛分布于社会各阶层,包括工人、家庭主妇、学生、学者、新闻界人士及宗教界代表等,他们共同持有嘉手纳、普天间及施瓦布等基地周边的土地,通过法律诉讼、议会游说及公众抗议等多种方式,推动用地归还运动。

进入 21 世纪后,“冲绳一坪反战地主会关东同盟”的成立,更是将该组织的斗争阵地拓展至东京等日本政治中心地带,通过国会前、首相官邸前及防卫省前的大规模抗议与游行,持续向政府施压,并反对一切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军事部署。其斗争议题广泛而深刻,涵盖了反对边野古基地建设、呼吁释放政治活动家、反对自卫队离岛部署、质疑美军在疫情期间的管理措施等多个方面,充分展现了该会在维护地区和平与正义方面的坚定立场。此外,反战地主会还注重教育与宣传,定期举办集会、学习讲座及市民讲座,邀请各界精英与知名人士,就冲绳历史、反基地斗争、法律常识等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旨在提升公众意识,扩大反战和平运动的社会基础。其出版物《一坪反战通信》更是成为传递信息、凝聚共识的重要平台。^② 体现了弱势群体通过非暴力手段重构权力关系,将私人土地权转化为公共政治议题的特征。

(四) 民间力量:冲绳和平运动中心

冲绳和平运动中心于 1993 年 2 月 1 日成立,作

为“护宪反安保县民会议”与“冲绳县原水协”两大重要社会力量的重组,标志着冲绳人民在历经战争创伤与美军长期殖民统治的阴霾后,对和平与自主发展的渴望与行动。^③ 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不仅是对冲绳战、美军殖民地统治等痛苦记忆的深刻反思,更是对冲绳作为和平与民主捍卫者角色的全新定位与强化。

在组织运作上,冲绳和平运动中心展现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与广泛的群众基础。通过联合全日本自治团体工会冲绳县本部、林野工会、教职员会、学生组织、民间受害者协会及多个党派势力,形成一个跨领域、多层次的联合阵线。这一阵线不仅增强了斗争的声势与力度,也确保了和平运动能够深入社会各个层面,赢得更广泛的理解与支持。在斗争策略上,冲绳和平运动中心灵活运用,包括海报、传单、报纸报道等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传播,以及示威游行、静坐示威、航路干扰等直接行动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表达冲绳人民的诉求。此外,还善于抓住时机,利用特定事件或纪念日来推动和平运动的高潮。如借本土核事故之机举办“再见了核电站·核武器冲绳集会”,以及每年在冲绳“回归”日本纪念日(5 月 15 日)美军基地游行日组织大型活动,这些举措不仅增强了斗争的时效性与针对性,也进一步提升了和平运动的社会影响力与公众关注度。2021 年 3 月 11 日举办“再见了核电站·核武器冲绳集会”,提出“核电站事故 10 年来核和人类无法共存!”的口号,借日本本土核事故来推动冲绳人民的反核斗争。每年在冲绳“回归”日本纪念日举办大型活动,每年五月组织民众在各美军基地游行,在公园集会。通过整合各方力量,该中心构建了一个集反基地、反安全保障、反自卫队、反核、原水保护及历史正义追求于一体的综合性斗争平台,旨在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推动冲绳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和平与民主进程。

^① 《沖縄・一坪反戦地主会 関東ブロック》, <https://www.jca.apc.org/HHK/>。

^② 《地方自治法「改悪」抗議 官邸前 一坪反戦地主会が集会》,《琉球新報》,2024 年 6 月 20 日, <https://ryukyushimpo.jp/news/national/entry-3215327.html>。

^③ 加盟团体有:全日本自治团体工会冲绳县本部;林野工会冲绳分会;冲绳县教职员工会;冲绳汽车交通工会;冲绳县高等学校残障儿童学校教职员组合;全劳济工会九州总支部冲绳支部;冲绳国家公务员工会;日本广播协会收款工会冲绳支部;日本私营铁路工会总联合会冲绳县联合会;公劳共济工会;全日本港口运输工会;女性会议冲绳县本部;冲绳县媒体工会协议会;琉球大学学生会;食品联合冲绳地区协议会;冲绳县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协会;冲绳县第一产业关联工会联合会;社会民主党冲绳县联合;冲绳社会大众党;全水道冲绳企业局自来水工会;冲绳劳动金库工会;政府相关法人工会联合冲绳地方联络会议;冲绳全农林。

(五) 族群共同体: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会、琉球原住民协会

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土著人民”这一概念深刻地触及历史的伤痕与文化的连续性,具体指在历史上曾遭受殖民统治和外来文化同化影响,从而面临文化、语言、土地及传统社会政治制度丧失风险的群体。在全球范围内,此类群体人数众多,据估计已超过3.7亿。为保障这一庞大且脆弱的群体免遭进一步剥削与边缘化,国际社会已精心构建了一系列法律框架与规范体系,例如1989年的《独立国家土著和部落民族公约》(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以及2007年的《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这些均旨在全面维护土著人民的文化传承、教育权益、土地所有权、发展机会及至关重要的自决权。

在此背景下,琉球原住民协会于1999年2月的成立,标志着原住民族群体对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迈出了重要一步。该组织秉持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的崇高理念,致力于恢复并巩固琉球民族的文化身份、自我决定权以及寻求对历史不公的补偿。在其发展历程中,从2007年12月7日获得浦添市的官方认可到2012年7月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询地位,均彰显了琉球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日益凸显与持续努力。其领导团队,如宫里护佐丸会长等,更是以坚定的信念引领着这场权利复兴的征程。

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于2013年5月15日正式成立,标志着琉球独立运动的学术探索与实践推动达到了新的高度。学会由琉球学者、政治精英、社会活动家及市民团体成员共同组建,成员构成秉持严格的民族归属原则,拒绝接纳非琉球族群,彰显了学会的纯粹性和目标导向。作为该组织的领军人物,松岛泰胜教授的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策略尤为突出,不仅从学术角度深刻剖析了民族自决权的本质及其实现路径,还积极参与实际斗争,如针对琉球祖先遗骨被盗事件的调查与诉讼,增强了琉球独立运动的正义性和紧迫性。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通过一系列精心组织的活动与倡议,包括年度大会、研讨会以及《琉球独立学研究》杂志的出版,使用汉语、日语、琉球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等多种语言,向国际

社会传播其主张。^①通过重塑琉球族群认同挑战日本“单一民族国家”叙事。

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中,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及其前身组织持续表明其立场,要求国际社会重视琉球作为土著民族的地位,并强烈敦促日本政府及美军基地从琉球撤离,以保护琉球的文化遗产及女性、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权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琉球原住民协会已开始参与联合国论坛,主张拆除美国军事基地,并维护琉球土著文化和语言的传承。对此,联合国机构给予积极回应,通过了一系列建议与决议,促使日本政府正视冲绳问题,加强土著权利的保护,并对美军基地的集中部署提出了批评,这体现了国际社会对琉球独立运动的广泛同情与支持。2008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HRC)呼吁日本承认冲绳人为土著民族。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六种琉球语言认定为“濒危”或“严重濒危”。2010年,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批评美军基地的集中部署构成“当代形式的种族主义”。这些活动不仅在本土凝聚了族群向心力,也为在国际舞台争取支持提供了有力支撑,使得琉球的族群权益诉求不再局限于军事基地问题,而是延伸至更深层次的文化生存权与民族自决权领域。

(六) 抗争青年军:冲绳学生运动

琉球大学学生会作为该校学生自治的核心组织活动领域广泛,尤为聚焦于反战、和平以及捍卫冲绳人民权益,这些议题不仅映射了冲绳独特的历史背景,也体现了青年学生对于未来社会的深刻思考。学生会的组织结构具备活力与灵活性,成员通过内部选拔机制定期更替,确保了学生运动的持续性与生命力。许多学生会成员在毕业后并未停止其人权斗争的步伐,成为推动冲绳人权事业的重要力量。

冲绳青年学生运动以其深厚的反美传统而著称,这一传统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的“琉大事件”,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反美斗争。1953年,基于在校外举办原子弹爆炸展、灯火管制中(防空演习)在宿舍点灯、未经申请就出版物等为由的第一次琉大事件。1956年,以反美言行为由的第二次琉大事件。两起标志性事件不仅是对美国军事存在的直接挑战,也是冲绳人

^① 《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acsils.org>,2024年5月15日。

民追求自由与尊严的强烈呼声。学生会通过出版《琉大文学》等反美刊物,持续传播反战与和平理念,成为反美思想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边野古新基地建设等议题的升温,学生会更是通过积极组织研讨会、集会等活动,对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的勾结行为进行严厉声讨。

在斗争实践中,冲绳青年学生展现出极高的热情与行动力。他们以学生会为核心,在校内外广泛发动反基地运动,通过集会、演讲、游行等多种形式,激发学生的反美热情,鼓励参与投票,表达对冲绳未来的关切与期待。2016年12月,琉球大学学生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学生节,除传统的表演外,邀请时任名户市市长稻嶺进演讲,主题为反对美军基地建设。学生会巧妙地将传统庆祝与反基地主题相结合,吸引了大量市民与学生的关注,有效扩大了运动的影响力。

此外,冲绳地区的青年学生群体擅长运用多元化的宣传策略,紧密贴合年轻一代的兴趣焦点。通过手工绘制的漫画传单、富有创意的板报、专题讲座以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信息传播,有效传递了反对军事基地建设和战争的信息;通过提升信息的吸引力和传播效率,加深年轻群体对人权、和平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2022年2月14日,琉球大学学生会确立最新工作方针:“反对边野古新基地建设、反对修改宪法和反对战争”,得到大部分学生的支持。冲绳学生既反抗美国军事霸权,也批判日本政府的政策,折射出后殖民语境下身份政治的多重性。

(七) 国际联合体:冲绳妇女权益运动

二战结束前后,日本殖民统治与美军占领问题交织叠加,形成“双重殖民”结构。日本通过文化同化消解本土认同,美国则通过军事存在强化经济依附。这种双重压迫在性别维度尤为突出,冲绳女性既承受日本父权制的传统束缚,又面临美军结构性暴力的威胁。随着联合国人权会议、世界妇女大会等国际平台的建立与《世界人权宣言》《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法律文书的出台,全球范围内对性别平等与人权保护的共识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冲绳女性

的遭遇尤为引人注目,成为国际社会审视军事存在与人权冲突的重要窗口。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冲绳女性群体正积极寻求国际间的合作机会,与韩国、菲律宾以及美国本土的女性携手合作,共同成立了“国际女性网络会议”。该会议致力于在跨国界和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中,寻找解决美军基地性暴力问题的创新策略。从1985年内罗毕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到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再到响应联合国安理会2000年第1325号决议^①的行动中,冲绳女性代表不仅分享了自身经历,还推动了关于驻军性暴力议题的国际讨论。特别是“冲绳驻日美军结构性暴力与女性”研讨会的召开,进一步聚焦了军事存在对女性权益的负面影响,促进了国际社会对冲绳问题的关注与理解。^②运动有效利用国际人权话语和本土文化符号,如不断强化关于“姬百合学生部队”等事件的历史记忆,对后殖民语境下对文化霸权、军事暴力与性别压迫进行抗争。

三、冲绳人权运动的影响

冲绳人权运动的影响是多维度且深远的,已超越地域议题,成为日本政治转型的催化剂。冲绳人权运动揭示了一个核心悖论:当国家以安全为名牺牲地方主体性时,反而可能加速国家认同的瓦解。这种安全困境的自我实现,是日美安保体制与日本战后国家结构矛盾的集中体现。^③与此同时,冲绳的历史经验不仅是地方性的,而是嵌入东亚战后秩序的临界状态之中,折射出主权、安全与民主之间不可调和的张力,并提示我们警惕“国家暴力在和平名义下的日常化”。^④

反美军基地的情绪在冲绳已内化为一种“政治正确”,成为衡量政治立场与民意的关键标尺。近年来,一系列反基地政治力量的崛起及其在地方选举中的成功,尤其是“全冲绳会议”等组织的兴起,标志着这一立场已深深植根于冲绳民众心中。这些组织通过精准把握民意脉搏,将反基地立场转化为选举优势,形成了“反基地即选票”的独特政治生态,体现了冲绳

^① 第1325号决议是联合国、各国民政府、公民社会和各利益攸关方在冲突中和冲突后环境下保障妇女权益的关键性国际文书。参见李英桃、金岳蹊:《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的发展与执行》,《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

^② 胡澎:《驻日美军在冲绳的性暴力问题》,《中日关系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③ 新崎盛晖著,胡冬竹译:《冲绳现代史》,第5~9、343~379页。

^④ 孙歌:《从那霸到上海:在临界状态中生活》,第43~85页。

社会对于美军基地存在广泛的不满与抵制。冲绳通过县知事选举,将基地问题转化为政治博弈筹码。例如翁长雄志于2014年以反对新基地搬迁为立场当选知事,直接否决中央政府的边野古方案,迫使日本调整策略。

反基地及人权运动在冲绳社会内部达成了广泛共识,这一共识的形成离不开地方媒体的积极引导与推动。《琉球新报》《冲绳时报》等主流媒体作为舆论风向标,不仅持续报道基地对冲绳环境的破坏、对居民生活的侵扰,还激发了民众对于反抗日本及美国政府不公待遇的强烈共鸣。这种共识的凝聚,增强了冲绳社会的内部团结,也为外部世界观察冲绳问题提供了重要窗口。日本政府长期对冲绳实施结构性歧视,冲绳抗争经验被其他边缘群体借鉴,促使主流媒体开始讨论“内部殖民”议题,动摇日本长期以来所奉行的“单一民族国家”神话。这一舆论环境背后,实质上揭示了日本社会长期对冲绳施加的结构性歧视现实,冲绳被强制纳入日本版图,却始终处于国家认同的边缘。^①冲绳的存在始终是对日本本土社会的道德良知与政治责任的拷问,其沉默与抗争折射出日本战后民主的深层裂痕。^②

再者,冲绳人权运动的斗争形式丰富多样且持续不断,展现出高度的策略性与创新性。冲绳持续抗议暴露日美安保体制的内在矛盾。社交媒体等新兴传播平台的运用,使得冲绳的声音能够跨越地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关注与讨论。同时,冲绳民众还善于在国际社会与国际组织中发声,通过构建受害者形象、利用地主会和原住民会等民间组织的力量,以灵活多变的方式持续推动其权益诉求。这种地方抵抗与全球正义话语的互动,不仅增强了冲绳人权运动的外部影响力,也促使日本社会必须正视地方、国家和国际社会三重结构下的合法性危机。冲绳的抵抗话语不仅是地方性的,更是一种跨越语言、文化与权力结构的身份政治实践。^③这种复合型挑战,迫使日本学界开始反思战后体制的可持续性,推动国家重构理论的创新。

更为重要的是,冲绳人权运动的意义早已突破了

日本国内政治的疆界,成为全球人权政治与反军事扩张运动的重要参照。在全球化背景下,冲绳人民关于自主权、反殖民结构与人类尊严的抗争,已经被广泛纳入国际社会关于军事基地政治、地方自治权利与原住民权利的讨论框架。冲绳所经历的“临界状态”不仅是日本社会矛盾的缩影,也是后冷战时代全球安全治理与人权议题交织的典型案例。^④冲绳社会长期的非暴力抗争实践,通过地方选举、民间组织、跨国网络和文化生产,构建了以地方性经验对抗全球性权力结构的抗争范式。这种经验为全球其他受军事基地侵扰、结构性歧视与主权侵犯的地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行动模式。此外,冲绳运动促使国际社会重新思考安全与人权之间的张力,提供了反思全球军事霸权与内部殖民逻辑的视角。全球安全秩序下的地方牺牲,往往以和平稳定为名,却隐藏着深层的不平等与暴力结构。冲绳人权运动经验的国际意义,不仅在于其揭示了帝国主义遗产对地方社会的持续影响,更在于其通过持久的、日常化的民众政治实践,展现了地方如何成为全球正义话语的发声地。基于此,冲绳人权运动不仅是日本战后体制的他者镜像,更是全球人权政治与民主理论的临界案例。

日本对冲绳的殖民统治历史及美军基地的长期驻扎,构建了以安全为名的压迫性权力结构,成为冲绳人权运动不可忽视的核心诱因。该运动深刻反映了冲绳社会的政治生态与民众诉求,展现了其独特的抗争特征与持久性。冲绳人权运动将地方议题转化为全球反战话语的具体诉求,其历史根源深植于殖民主义、冷战秩序与法理压迫的交汇点,斗争方式融合了非暴力抗争、身份重构与策略性博弈。尽管运动规模宏大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诸如普天间基地搬迁等核心问题上,僵局依旧未能得到有效打破。日本中央政府与美国政府基于各自战略考虑,对于冲绳民众的诉求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美日安保同盟的存续使基地搬迁困难重重,民众在安全依赖与人权诉求间陷入两难。冲绳人权运动的案例丰富了后殖民主义研究理论,揭示了军事化、性别化与殖民化的共谋关系。其抗争策略为边缘群体提供了抵抗范式。

^{①④} 孙歌:《从那霸到上海:在临界状态中生活》,第43~85、177~198页。

^② 大江健三郎著,陈言译:《冲绳札记》,第1~45页。

^③ Davinder L. Bhowmik, *Writing Okinawa: Narrative Acts of Identity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10, 179~183.

The Historical Roots and Modes of Struggle in the Okinawan Human Rights Movement

Xiang Jie¹ Sun Jiashen²

(1.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2.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Residents of Okinawa suffer from multiple overlapping problems, including the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of U.S. military base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these bases, the extraterritorial privileges of U.S. soldiers, and long-standing ethnic discrimination by the Yamato people against the Ryukyuan population. Within the complex and ever-changing landscape of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s, Okinawans have long face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ressures — as well as potential war risks —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Japan-U.S. alliance, and have thus been compelled to continuously explore their own space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acceleration of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ization of the Ryukyu Islands has further intensified the human rights crisis in Okinawa.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historical roots,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Okinawa's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to analyze the concrete practices of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 such as the All-Okinawa Council, the Okinawa Peace Movement Center, Okinawan media outlets, the One-Tsubo Anti-War Landowners' Association, the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Ryukyuans, and Okinawan youth and women's groups — in their nonviolent resistance, legal advocacy, and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s to safeguard human rights in Okinawa.

Keywords: Ryukyu; Okinawa; human rights movement; U.S. military bases; anti-base movement

[责任编辑 陈文彬]